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卽皇帝位　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始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

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成帝建始二年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

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

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

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

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
長楊五柞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
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爲
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
之
三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
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
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
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
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

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令雉於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諂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

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三年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
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倢伃賜
姓曰衞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濃粹左右見之
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
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
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
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
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鄉考問班
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

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臨爲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

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

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

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旣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

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

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黽勉遁樂晝夜在路
典門戶奉宿衞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
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
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
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
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
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
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
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

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旣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孰省臣言帝性寛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

難數言故推丞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丞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衞將軍商密擿丞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丞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丞還上意亦解自悔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

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
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
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
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
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
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
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
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
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請免放就
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

變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
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爲河東都
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
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
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
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
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

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馬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愼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法駕而

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

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二月北地都尉

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爲光祿大夫班伯爲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

十刻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曰臣姑充後宮爲倢伃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權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張溥曰孝武衞后以平陽主謳者得幸尚衣軒
中入宮驟貴孝成趙后陽阿主家歌舞也亦貴
傾後宮二后同出微皆大貴然征和之際巫蠱
事起衞后自殺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趙后
則善寵終身哀帝立尊爲太后與元后敵禮若
是武帝疑少情成帝能以恩終始也武帝卽位
數年無子旣說子夫納之歲餘不復幸帝斥出
宮人不中用者子夫得見涕泣請出帝憐之復
幸有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后后
立三十八年乃死以年計之衞后老矣趙后於

成帝鴻嘉時入宮永元初立爲后十餘年帝崩
時后方少色未衰也且有女弟絕幸爲昭儀誰
能間之武帝欲立衞后先廢陳后成帝欲立趙
后先廢許后陳后驕妒有廢道許后聰慧善史
書帝所寵也趙氏姊弟入而即廢成帝博覽古
今容受直辭天子之好文者也好文之心不勝
其好色何哉武帝立衞后不請於皇太后亦不
聞太后難之太后父王仲母臧兒家世微矣於
衞氏無譏焉元后王氏方貴盛趙倢伃欲驟后
必嫌其所出成帝令湻于長數往來傳語始得

指婦人薄識僅爭門族不辨女德趙氏之立元后與有過矣子夫爲后以生子而正名趙后未嘗有子也不惟無子姊弟嫉妒後宮有子者皆殺之若許美人曹宮產子不見其著者也武帝多寵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與尹倢伃鉤弋夫人並見幸成帝初寵許后班倢伃侍者李平趙氏入則俱疎後鮮他進者武帝之愛博年登上壽不病繼嗣成帝之愛專算不及中儲子斬絕麗色之不可近也英主入焉柔主死焉入者悟而猶能出死者往而不復反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 初武帝旣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脃

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

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疎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犍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

年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
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
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
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
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
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
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綏和二年九月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

賓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

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
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
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
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
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
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
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
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

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

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
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衞之域其南北不
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御史
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
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地
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
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
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
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
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

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明帝永平十二年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

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節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張溥曰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武帝建元三年冬河水溢於

平原元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六年春
穿渭渠元封二年春帝如東萊夏還臨塞決河
築宣房宮導河北行河東龍首二渠太始二年
秋穿白渠元帝永光五年冬河決清河靈鳴犢
口屯氏河絕成帝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塞河決三
年秋河復決平原命延世塞之鴻嘉四年秋勃
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綏和二年秋求能浚川疏
河者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百數新莽建
國三年河決魏郡東漢時明帝永平十二年夏

四月修汴渠隄十三年夏四月渠成河汴分流
復其舊迹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罷治虖沱石
臼河自是迄於獻帝河事鮮書矣歷觀史書漢
世河患西漢爲劇西漢之朝武成爲甚當時治
河者言人人殊其法不過曰疏曰浚曰塞而已
通綱目書塞河八書人者惟王延世以其三旬
立塞功約日寡也然二歲復敗圖其久治疎矣
賈讓歷陳三策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
河以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其
後關並張戎韓牧王橫進議指不外是或者疑

之以爲黃河數千里挾五六月之霖潦以一淮
受之勢不能無潰況欲縱其氾濫敗壞城郭田
廬冢墓哉此則以今量漢未得其情也斷自以
夏攷之禹廝二渠引河川疏澤灑中國無水患
者七百七十餘年河流分而勢平也周定王五
年河徙砱礫始改故道九河之跡漸堙至漢文
決酸棗孝武決瓠子又決館陶泛郡十六害及
梁楚河流不分而勢橫也逮宣房之築導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跡後又流爲屯氏諸河且入於
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八十年又無水患

矣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
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
則河之分不分利害可覩也平當論經義有決
河深川無隄防壅塞是故爲賈讓者上也爲王
延世者下也讓之策高而難行延世之術速而
易就鯀是後世治河者相率爲苟且矣若夫西
門豹引漳川而鄴邑大治鄭國開涇渠而關中
沃野李冰鑿離碓於成都番系引汾水於蒲坂
鄭莊通渭渠於長安莊熊鑿龍首於馮翊因勢
利導以富國家雖未覩乎神禹之大猶有成周

溝洫之遺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丁傅用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帝由此以爲不能

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

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上
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
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
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
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
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
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
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　秋
八月中山孝王興薨　冬十月上以太子旣奉大宗
後不得顧私親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

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太司空定陶

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

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誰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城侯　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

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黄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

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
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
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
行以水爲本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汝潁漂涌與雨水並
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
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
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
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

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

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維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

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

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
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
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
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
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
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
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
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
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

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

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

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
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
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二年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
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
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
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
奏封事毀短喜與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

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
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
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
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
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爲丞相上遂用
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
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
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
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
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

二年間暴興尤盛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爲成都侯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秋七月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卽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氾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卽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

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爲庶人上
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卽召玄詣尚書問
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
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
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
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以光
祿勳丁望爲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
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
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

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衞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

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今諸外家

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幃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衞或將
軍屯寵意併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
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
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
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
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
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
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願陛下
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

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亡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襃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

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襃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

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張溥曰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後哀帝則定陶子平帝則中山子也史云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絶於孫豈非天哉定陶共王后張氏其母鄭禮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凡子嗣之興欲有者未必即得得者非其欲有即帝王何庸力焉傅太后躬抱哀帝養視

壯大見成帝無子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王根爲求漢嗣成帝又賢哀帝而不能中山王且云兄弟不得相入廟遂立哀帝爲皇太子成帝崩哀帝卽位傅太后尊親恩功無二丁姬受成事而已董宏泠褎段猶朱博等獻諛稱尊一時有四太后丁傅子弟暴興重侯累將富貴倉卒爲世側目然哀帝在位六年而崩丁太后崩於建平之二年傅太后崩於元壽之元年奄忽俱在帝前不能如元后壽考傅晏丁明雖同日封其權勢未王氏五侯若也哀帝少惡王氏驕盛欲

加裁節僅遣根就國免況爲庶人莽則時用時
罷無所嚴譴一旦帝崩莽起用事孝成趙后孝
哀傅后追令自殺定陶太后與丁太后貶號發
冢至土崩火出羣燕銜哀哀帝之施於王氏者
淺王莽之讐帝者深天下又皆是王莽非丁傅
何哉成帝以來王氏久貴世執大政黨羽已成
丁傅驟出而領之衆不願也莽初就國吏民上
書賢艮對策訟冤者百數莽掘平共王母丁姬
故冢公卿助將作者十餘萬人當時人心知有
王氏不知有丁傅王氏勢已極盛但患無令名

爾哀帝新立尊號議起莽附師丹劾董宏適與
以名益得矯行而惑衆夫帝欲抑王氏莫若無
尊丁傅尊丁傅必不能抑王氏丁傅一尊毋論
出王氏上天下以爲不可卽與王氏敵天下猶
疑帝厚所生而薄於爲人後也帝初爲太子時
有司議傅太后丁姬不得相見元后獨許之未
央宮置酒傅太后張幄坐元后旁莽奏徹坐元
后不怒也四太后各置官屬傅太后呼元后爲
嫗內庭妄之元后誠盛德哉惟元后之不妒著
於深宮斯丁傅之滿盈聞於四海賊臣杜門而

竊譽弱主高拱而流謗止此六年而漢祚移爲王氏矣然中山馮太后與宜鄉侯之死哀帝失德爲甚興獄者傅太后也歿而不保山陵亦足爲婦德剛暴之戒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董賢嬖倖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

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

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
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
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
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
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
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爲之止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
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
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弒天
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

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

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矣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

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

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宜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
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止此賢家有
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
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
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
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

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愼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寖不說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萬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

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

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　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

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
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
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
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
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
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
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
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
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

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
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
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
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
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
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爲相等皆見上體不平
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
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

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
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
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
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爲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
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爲嘉言
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
爲嘉罪名雖應法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
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
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

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
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
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
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爲咀藥而
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
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
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
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
重愼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

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事百官因賢

奏事以父衞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
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
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
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
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
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
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
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
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閎

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

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
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爲閎謝復召閎還閎遂上
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
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
在大位今大司馬衞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
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
典衞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賞賜空竭
帑臧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襃神蚖
變化爲人實生襃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

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
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
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
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夏五
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衞將軍董賢爲大司
馬　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
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
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
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

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册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

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
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
詡

張溥曰漢成帝崩趙昭儀自殺哀帝崩董賢自
殺成帝昏夜平善鄉晨欲起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侍燕迫近
誠無所辭哀帝之崩董賢爲之自殺何也成帝
寵幸張放同臥起游行放娶許嘉女供張甲第
賞賜無數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女成帝崩放
思慕哭泣而死賢得幸人主甚於放哀帝崩賢

豈能獨生乎漢書記佞幸惟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閎孺幸自全文武之世士人得幸者鄧通幽餓韓嫣賜死寵過身危禍深女謁若者之始也貝帶傅粉謹身媚上修柔曼之容示可憐之色天子畜爲弄兒宰相得行鞭撻卑賤去俳優無幾也久之人出貴族名列公卿功臣之孫公主之子身侍至尊曜恩寢食世以爲榮下不知恥成帝愛張放迫於太后常涕泣遣之薛宣翟方進執奏罪狀左遷其官哀帝尊寵賢在丁傅右又爲之殺王嘉免丁明權侔人主矣哀帝建平

時中山馮太后東平王雲咸坐祭祠祝詛死事最慘礉而賢反藉東平之獄封侯戕本支以悅弄臣何必乎策賢大司馬稱允執其中從容飲酒欲遜以位不知衞靈之疎子瑕而效唐堯之禪虞舜帝豈眞戲言哉殆自謂身非孝成親子又後宮無男痿痺不任誠不難敝屣天下委於所愛也元后殺趙昭儀使王莽治之繼殺賢亦莽爲政威福震海內矣賢與孔光並爲三公哀帝令賢私過光光拜謁恭謹兩兄子立爲諫大夫常侍帝方崩卽承莽指奏賢父子罪發棺裸

尸家屬遠徙小人之尤何知朱詡之義乎成帝臨朝淵嘿博覽古今而累之者趙氏哀帝文辭博敏幼有令聞而累之者董賢成帝有趙氏雖愛張放其情不專哀帝病不近嬪御於賢直以身殉成帝好色而無子哀帝又以不好色而無子天果欲急亡漢而興王氏乎

博敎力

昭朝淵黑博

只家屬讀從二十七

